



族語牧師的搖籃——玉山神學院

民族言語牧師のゆりかご——玉山神学院

Yu-Shan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Cradle of Priests Who Preach in Aboriginal Languages

文·圖 | Kolas Foting 朱清義 (玉山神學院兼任講師)

玉山 神學院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培育原住民神職人員的搖籃。本人去(2012)年9月受聘到玉山擔任阿美語講師，便帶著興奮與感恩的心情到這所神學院授課。因為這裡畢業的學生，將來都要回部落教會做傳道人；他們不但是上帝國的福音使者，也是部落的導師——他們要用自己的族語在教會證道，也要用族語教導及協助改善部落族人的生活——他們將是原住民部落最有影響力的一群。

從去年受聘至今已有8個月的時間，雖然短短還不到1年，但在族語教學上卻經歷許多很不一樣的體驗，藉此機會願與各位讀者就班級特色、學生學習狀況、教學挑戰3部分來說明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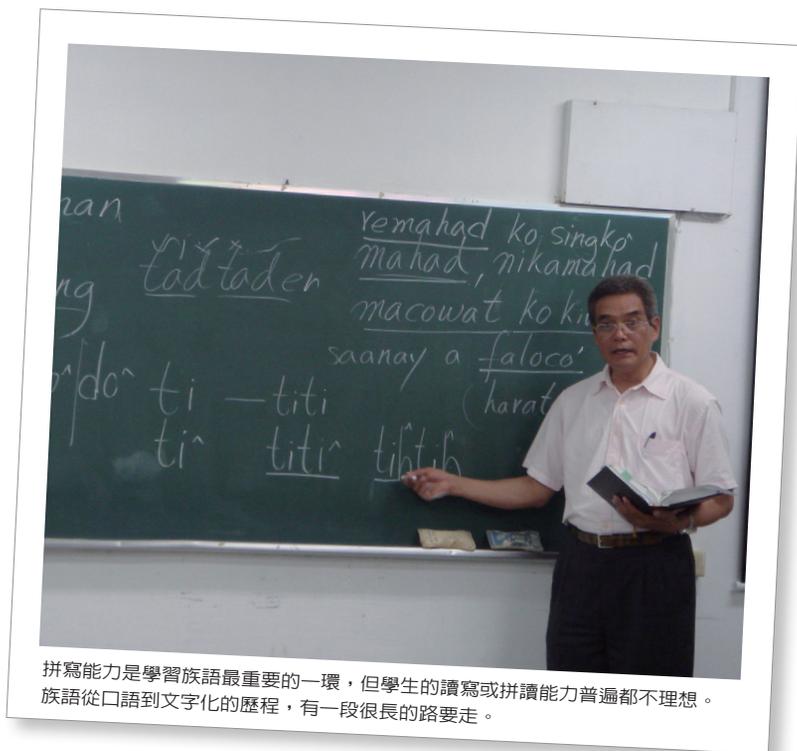
幾乎各語皆開課 混齡學習故事多

玉神的族語課程，基本上台灣原住民族14族的語言幾乎

都有開課。每族各開1班，因各族人口的多寡，班級的大小也不一。班級大的有25-30位同



玉山神學院的族語課是學院部和研究所合班授課，阿美語課程中有不少高齡學生。



拼寫能力是學習族語最重要的一環，但學生的讀寫或拼讀能力普遍都不理想。族語從口語到文字化的歷程，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會說族語，是原住民部落教會聘請牧師或傳道人的必要條件之一。每當中會委員至各教會宣導說明並請教會申請神學畢業生或傳道人時，教會的長老們總會提問：「要來本教會的老師或傳道人會不會說族語？不會說族語的我們不聘！」



學，班級小的只有2-3位同學，也有少數族別因沒有學生或師資而無法開課。族語課程統一在週三下午的1:30-3:20兩堂課的時間上課。

族語課是合班授課，修習4年，學院部和研究所的學生在同一個時間在同一間教室上課，各任課的老師自定教材及授課方式。

多高齡學生是玉神的特色。就以我的阿美語班為例，全班26位同學當中有13位年紀超過50歲。他們大部分是因為人生有特殊的機遇，受到感動而放棄原工作，重新來到神學院受造就；亦有各行各業退休之後再來玉神接受神

學教育。如果問他們年紀這麼大了為何還來念書，當他們述說或見證他們的生命歷程時，就知道他們都有過生命的轉折。

會族語才聘用 強化學習動機

學生的族語學習慾很旺盛。個人從平時與同學的交流及從教會的牧長們口中得知，部落的原住民教會，聘請牧師或傳道人的條件之一是務必會說族語。掌管遴派畢業神學生到教會牧會的中會委員，每到各教會宣導說明並請教會申請神學畢業生或傳道人時，教會的長老們總會提問：「要來本教會的老師或傳道人會不會說

族語？不會說族語的我們不聘！」就因為如此，神學生帶著福音使命及受到教會的期待而努力地學習族語。

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從聽、說兩方面，簡單地可分3級：會聽且會說、會聽一點且會說一點、完全聽不懂且完全不會說。年紀在50歲以上的學生大都會聽且會說，他們在部落出生和成長，體驗過部落生活，使用過自己的族語。而許多年輕的學生，在都會出生長大，有的很小就被父母帶到國外生活，缺乏部落體驗，更沒有使用族語的經驗；尤其異族通婚的孩子，來到玉神之後才開始學習族語。

台灣原住民族過去沒有文字，文化傳承完全靠口傳，目前要用文字來書寫表達，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從口語到文字化的歷程，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部落的原住民教會，聘請牧師或傳道人的條件之一是務必會說族語，成為學生學習族語的強烈動機。

讀寫或拼讀的能力方面，普遍都不理想。拼寫能力是學習族語最重要的一環，而拼寫的能力，牽涉到說的能力；但族語說得好的學生，仍有許多拼寫上的困擾。台灣原住民族過去沒有文字，文化傳承完全靠口傳，目前要用文字來書寫表達，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從口語到文字化的歷程，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以學生目前在拼寫方面所面臨的問題中，困擾最多的有3項：

◎對弱化[ə]音的迷思：有的學生會對[ə]音省略不記，如：hmay、kdal、hkal、pahrk、ckroh…等等。他們如此寫，主要的問題是他們過去所讀的文

本資料，如書籍、聖經、文獻或刊物，作者所使用的書寫符號系統及拼寫方法都不一致，非常多元分歧，造成學生無所適從；有的讀起來拗口不順，也帶給學生很多的問題和困擾。有關教育單位應正視和關心這個問題，從族語教學的視角，書面文字化的教學就必須要有讀寫的規範，做一致化、統一化的整合工作。

實際上，阿美語的拼寫是1個子音和母音的拼寫原則和方法，以前列5個語詞為例，如果拼寫成hemay（飯）、kedal（饑荒）、hekal（世界）、paherek（結束）、cekeroh（推），學生就容易拼讀了。

◎學生本身的發音問題：有些學生拼寫時將k寫成g；t寫成d；p寫成b；r寫成l…等等。如kalaw（眉毛）寫成galaw；tatodong（剛好）寫成dadolong；pafeli（給予）寫成bafeli；paro[^]（裝入）寫成palo[^]…等等。這個問題有待正音教學，以及個人不斷地聽說與悉心請教長輩和族人。

◎漏寫喉塞音[^]或厭軟骨塞音：這是最後一個問題，也是問題最多之所在。學生在書寫時，常常少寫一個喉塞音[^]或會厭軟骨塞音[’]。舉例說明，如wawa[^]（小孩）→wawa、titi[^]（豬肉）→titi、ti[^]ti[^]（發抖）→ti[^]ti、aday[^]ay（同情；憐憫）



→adayay、pida[^]（錢）→pida'
（將髒東西扔在臉上；甩在牆上）…等等；有些則是拼錯塞音的位置，如'icep（檳榔）
→i'cep、seti'（鞭打）
→set'i、'okak（骨頭）→o'kak
…等等。他們書寫時常常省略不記的主要原因，是誤認發音而造成拼寫上的錯誤。但是對於沒有族語能力的孩童或外族學生，就不知何時該加、何時不該加塞音了；難怪我們的學童甚至是大孩子，在拼寫上有如此大的落差。

教學難度高 老師面臨挑戰

基於學校的族語特色，老師在教學上有一定程度的難度和挑戰。學生的背景不同、程

度不同，學院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一起上課，修習4年，在有限的每週2小時課堂中，如何針對不同的程度分配時間，難度很高。今年是本人授課滿一年，對學生而言，老師所呈現的課程是新鮮的第一次；待明年又有新生加入，課程規劃上，老師是否也該規劃與上學年相同的課程？挑戰極大。

在學理上，因材施教是最高原則，可以依學生的程度循序漸進地教學，是理想。事實上，在客觀的條件下，學校有一定的困難。個人建議族語課增加2節，希望每週有4節的族語課。經過溝通與了解後所得到的答案是，目前教室嚴重不足，而且全校課程規劃是否還有空間多排2節族語課，還得等到學期結束後，校務行政及課程發展委員會全盤了解規劃後方能定奪。

語言文化結合 才能教出有靈魂的下一代

學習族語最理想的地方是在家庭、在部落。但由於社會的變遷，家庭及部落社會的結構也因此有很大的改變。思維改變了，核心價值也改變了，族人也漸漸失去

危機意識。在有心人士的大聲疾呼搶救族語，才紛紛覺醒要維護及保存原住民的語言文化。

挽救瀕危語言的行動一波又一波地呈現出來，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復振語言文化；現在台灣原住民族的光景酷似1960-1970年代的紐西蘭毛利族，把復振工作拉到學校，學校做為復振的基地。在這種復振模式的前提下，教導者的角色就格外重要，不但要將原汁原味的語言文化傳給下一代；更重要的是，文化與語言要結合在一起，避免教出了沒有靈魂的下一代。

在學校的老師們，他們是族語的專家，是語言課程的設計者、教導者。無論環境條件如何，總有一條可行道路，只要有使命感，必能找到一條生路，開創族人文化生命的永續之道。◆



朱清義

阿美族，花蓮縣鳳林鎮吉娜魯鞍（Cingaloan）部落人，族名Kolas Foting，1951年生。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東華大學族群所碩士，政治大學民族所博士班肄業。現任玉山神學院兼任講師、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教務長。國中英文教師退休，

2008-2009年擔任台北縣原民局局長。因長期研究阿美族語言及文化，曾任政大版九階教材中部阿美語編寫組主編、族語認證及試務委員、教育部國語會委員。語言是上帝所賜的禮物，也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產，故以維護及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為畢生職志。